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文题：不同心理弹性者的日常情绪特征：来自体验采样研究的证据

作者：吕梦思 席居哲 罗一睿

---

###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1、根据“2.2.2 体验采样法”部分，被试每天必须报告 PANAS 量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被试会通过手机短信收到主试统一发出的 PANAS 量表链接，”也就是日常情绪特征的数据采用体验采样法采集，但是没有交代情绪调节的数据采集方法，是采用一般问卷法吗？如果是这样，题目似乎较片面。同时，“摘要”部分对方法的交代也不全面，会给人误解。

答：

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体验采样程序，对被试的日常情绪状态进行了抽样采集，并从采集数据中计算出积极消极情绪强度和情绪频率、情绪平衡（度）、情绪细腻度、情绪广度、混合情绪（状态）等变量。

对情绪调节方式的测量，是在体验采样的第 1 天上午，采用一般问卷法进行团体施测的。这部分确如专家指出，未明确交代。为避免读者产生困惑，我们遵循专家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和摘要中英文部分进行了修改：

（1）文章的中文题目修改为“不同心理弹性者的日常情绪特征：**结合**体验采样研究的证据”，“结合”一词，即表明不只使用一种方法，是体验采样法与其他方法的联合运用，如有不妥之处，望专家老师指正。英文标题修改为“Daily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Resilience Levels: **Combined with Evidence from Experience-Sampling Study**”；

（2）摘要的中文部分，将第一句“运用体验采样法，考察了从 252 名上海高校大学生中甄别出的 100 名高、中、低心理弹性者在日常情绪状态、情绪复杂性和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态势。”修改为“**结合体验采样法和问卷法，分别考察了从 252 名上海高校大学生中甄别出的 100 名高、中、低心理弹性者在日常情绪状态和情绪复杂性、情绪调节方式上的差异态势。**”在摘要英文部分的第二段第 4 行开始，我们也作了相应修改，修改部分在正文中以**紫色加粗字体**显示。

2、“引言”内容不完整，只重点介绍了“情绪复杂性”及相关研究，花费了太多笔墨；同时，逻辑不太清晰。按照本文的架构，情绪特征考察包括日常情绪特征（情绪状态和情绪复杂性）和情绪调节方式等多方面，心理弹性与情绪复杂性的关系如何？与其他方面的现有研究现状如何？文中没有详细梳理，使得问题提出较突兀。

答：

在回顾和整理已有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情绪复杂性领域研究亟需拓展，我们以 CNKI 为平台，以“情绪复杂性”为检索词在题名、关键词或主题等检索条件下查找 2015 年 12 月以前的有关文献，仅有 19 篇，此外，国内对情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混合情绪研究。因此我们才会在情绪复杂性方面花费较多笔墨，期望尽可能将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研究现状等问题交代清楚；而对于其他概念的梳理，由于字数限制，在引言部分没有详细交代，我们主要在讨论部分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结合本研究结果进行了探讨。但我们再细读之后也发现，文本对各相关领域的铺陈的确有失均衡。

为了澄清问题提出过程，增强研究逻辑性，遵循专家老师的建议，我们对文章架构进行了调整，精简情绪复杂性的综述，并增加了对情绪状态、情绪复杂性以及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弹性关系的梳理和总结，并使逻辑层次更清晰。修改部分在正文中以紫色加粗字体显示。

### 3、“被试甄别方法”值得商榷：

(1) “压力/逆境指数指什么？如何计算？前面交代不清晰”。

**答：**首先，在此向专家老师说明我们选择的心理弹性者的甄别方法。该方法从学术界公认的对心理弹性判断的两个要件出发，一是当事者经历过或正经历中度或严重的压力/逆境，二是当事者发展状况/结果良好，以简明量化手段对这两个要件进行评估，同时满足两个要件者即判定为（高）心理弹性者。比如 Werner 及其同事进行的夏威夷考爱岛研究中，利用了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因子数量和心理社会问题比率来作为压力/逆境要件的评估，Stattin 在斯德哥尔摩研究中用了关于家庭背景和行为的问卷来评估危险因子，用一项行为指标记录来评估发展状况，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汇聚操作的导向。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运用了汇聚操作的思想，将个体生活事件的应激程度作为压力/逆境指标的评估，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综合发展结果的指标。

接下来，是对专家老师所提问题的回答：

压力/逆境指数是对个体造成消极心理应激或精神压力的生活事件影响程度的评估。我们将被试在《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的得分作为压力/逆境指数。根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量表手册》，针对量表中的 85 个应激源，被试需要勾选出自己在最近一年中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事件项目，并评估事件性质和心理影响程度。计时，我们将被试经历过的，并且主观评定为“消极事件”的心理影响分数进行加总，作为应激得分，即压力/逆境指标。

(2)作者“将应激总分处于前 50%并且主观幸福感总分前 27%的被试归为高心理弹性组；将应激总分处于前 50%并且主观幸福感总分后 27%的被试归为低心理弹性组；将应激总分同样处于前 50%并且主观幸福感得分在中间 46%的被试归为中等心理弹性组。”而主观幸福感总分考虑了“整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两个量表得分的总和。这里存在问题：首先，作者没有介绍消极情感如何计分，是反向计分吗？其次，按照分组，高心理弹性组应该也是积极情感多的，因此，结论①只是一个印证，意义就不大了。

答：感谢专家老师对研究方法提出的疑问。现回答如下：

1、PA-NA 量表，对消极情感的条目得分进行反向计分。据此，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这一说明，在正文“2.1.2 研究对象甄别工具”的第二段以紫色加粗字体显示。

2、在研究设计阶段，我们确有与专家老师相同的顾虑，然而仍选择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弹性甄别中总体发展结果的评定指标，主要有以下 3 点考量：

(1) 简洁性。主观幸福感的量具长度适宜，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因条目过多、繁复所可能引起的厌烦心理和漏答、乱答情况；

(2) 降低社会赞许倾向。心理健康量表的条目表面效度高，条目的描述一般以负性症状为主，可能引起测量对象的抵触和反感，并出现社会赞许性的作答倾向，影响回答的真实性；主观幸福感量表条目较为“温和”，涉及的主要是个体日常的生活状态和感受，不容易出现上述问题。

(3)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理解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对传统的心理健康的定义提出了挑战，心理健康不等同于“未诊出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心理健康还应包括个体内部与积极发展和良好适应相关的心理品质，如积极的情绪体验、健康的人格特征。Bonanno(2005)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心理弹性的表现“非简单地等同于没有精神障碍”，其关键特征是“创造积极情绪和积极体验的能力”。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稳定地反映个体良好生活状态和情绪情感状况的指标，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与心理弹性所蕴含的“积极适应”与“持续发展”的意义更为契合。

针对专家老师对“结论 1 只是一个印证”，我们的看法是：首先，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基本成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认知成分涉及理智，情感成分涉及感受和感情。PA-NA 所测量的是情感成分，即情绪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其与整体生活满意度，即认知幸福感(cognitive well-being)的结合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主观幸福感的测查概念。其次，主观幸福感测量使用的 PA-NA 与体验采样研究中的 PANAS 的测量条件不同，前者是被试对自己过去 1-2 个月内情绪体验的总体性评定，它测量的是个体的心境(mood)，是对情绪生活(emotion life)品质的自评；而后者是个体对当前情绪状态的即时评定，测量的是被试当下的情绪体验。最后，我们还比较了不同心理弹性者在积极情绪的频率和强度两个特征上的差异，高心理弹性者在积极情绪频率和强度上的高分表现，是对心理弹性与积极情绪关系的深入佐证。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主观幸福感指标甄别出的高心理弹性者”与“体验采样研究中积极情绪水平高”之间无必然联系。

本回答援引文献出处如下：

Bonanno, G. A. (2005). Clarifying and extending the construct of adult resil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265–267.

4. 研究工具的交代不完整。例如，“国际大学调查问卷”没有英文名称和出版年代，“中国成人心理弹性量表”没有出版年代和项目数。。。

**答：**本研究采用 Diener 等人(1999)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y, ICS)中的整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来评定个体的发展适应状况。选择两个心理弹性量表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被试甄别分组有效性的更多证据，考虑到“中国成人心理弹性量表”还未公开发表及证据基础要求，我们在修改稿中舍去了此证据，而由 Connor & 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得分差异表明甄别分组的有效性。正文中对该研究工具的补充交代以紫色加粗文字标示。

5. 文中没有提到在什么时间如何对被试进行情绪调节方式问卷的测量？

**答：**感谢专家老师对本文研究方法的严谨审阅。现回答如下：

对被试情绪调节方式的测量，是在体验采样的第 1 天上午，即 2014 年 12 月 14 日，采用一般问卷法进行团体施测的。另外，考虑到问卷施测过程与采样时间点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被试对体验采样程序的练习与适应，故如文中“2.3 数据处理与统计”所说明，“前三次采样作为练习，不参与后续数据分析”。正文添加的位置在“2.2.1 研究工具”的第二段后面，正文以紫色加粗文字显示。

6. “结果”部分：

(1) 统计差异没有报告效应量的值，文章中的多重比较没有报告具体数值。文中较多的“边缘显著”，结论似乎不太严谨。

**答：**感谢专家老师的提示。遵照专家老师的建议，结果部分统计检验的效应量及多重比较的具体数值在正文中均已补充报告，其中配对样本 t 检验的效应量采用 Cohen's *d*，方差分析的效应量指标采用 Cohen(1969)提出的方差比效应量 *f* 进行计算，其值小于 0.1、0.25、大于 0.4 分别对应效应量的小、中等、大。

(2) 中介效应检验部分，应报告模型的拟合指标。

**答：**感谢专家老师的提示。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报告如下：

$\chi^2(df=3) = 52.244, p < 0.001$ ；比较拟合指数  $CFI=1.000$ ，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1.029$ ；渐进均方根误差  $RMSEA < 0.05$ 。但由于中介效应检验这部分内容这次在修改中经过权衡将其去除了，故这部分指标也相应未呈现于修改稿正文之中。

(3) 图 2 时序趋势图中有突出变化的时间点是否应该说明下原因？

**答：**感谢专家老师对研究结论提出的疑问。

关于时间点的问题，在此向专家说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体验采样研究期间，正值教学周的结束和考试周的开始，许多公共课和选修课程已结束考试/考查（个别被试所在学校还处于最后一个教学周），又是新旧年交替之际，临近圣诞和元旦两节，因此总体上研究对象的积极情绪较消极情绪多。时序趋势图中有明显变化的时间点主要集中在积极

情绪方面，大致在 12 月 20 日和 12 月 25 日。除去 12 月 14 日的练习，12 月 15 日-12 月 20 日这是一个情绪周期，而从 12 月 21 日开始，是一个新周期，大体上吻合一周的时间。经历了周末的休整，新一周的积极情绪趋势有了不同幅度的上升。而对于具体组别中情绪趋势有突出变化的时间点，由于不是主要研究目的，我们没有展开进一步研究，专家老师的提醒也让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视角，可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探讨。

在正文中，我们也增加了对突出变化时间点的说明，以紫色加粗文字标明。

(4) “3.2.1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得分比较”标题应修改，最好与“3.2.2 ”及“3.2.3”保持一致。

**答：**感谢专家老师的细致审阅。我们遵循专家老师的意见，将“3.2.1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得分比较”改为“3.2.1 积极消极情绪状态比较”。

(5) “3.3 积极情绪细腻度对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部分比较突兀，在“前言”部分和研究目的部分没有提及该方面的研究，“摘要”和“结论”部分也没有提及，不知作者的研究意图是什么？

**答：**感谢专家老师的细致审阅。本研究对积极情绪细腻度、心理弹性和正性增强调节的机制探讨，本期望丰富研究结论，并对后续研究进行初步探索，但在文中确显突兀，反而模糊了研究焦点，权衡下将该部分删除，经调整，并不影响文章结构和研究脉络。

---

审稿人 2 意见：

1. 对于文章中提到的情绪复杂性、情绪细腻度等核心概念在综述中都没有提到操作性定义，没有提到情绪细腻度的研究综述，建议在文献综述部分能进一步讨论心理弹性与这些情绪特征的关系。

**答：**感谢专家老师对研究综述部分的细致审阅，专家老师的意见很中肯。原文对情绪复杂性和情绪细腻度等核心概念的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有做梳理，但为达到编辑对文章的字数要求而不恰当地进行了删减。

关于情绪复杂性和情绪细腻度的操作性定义，主要在“2.3 数据处理与统计”部分有所交代，可能仍不够突出和明确。因此，我们在引言部分的第 4 段对情绪复杂性的介绍中“Grühn 等人(2013)在对以往情绪复杂性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作系统梳理后，对九个最常用的测量指标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情绪复杂性有 4 个相互独立的维度：情绪多样性(emotional variation)、积极消极情绪的混合状态(PA-NA covariation)、积极情绪细腻度(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消极情绪细腻度(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增加了一句“据此，高情绪复杂性表现为，在同一情境中产生多样的情绪体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混合体验，对不同

情绪状态的细致区分和准确表达。”我们在引言的其他部分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和增益，具体修改部分在正文中均以紫色加粗字体标明。

2. 心理弹性与情绪复杂性、情绪细腻度等核心维度的关系在讨论部分较少涉及，建议能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讨论。

答：感谢专家老师对文章精进所提出的建议。我们在正文讨论部分“4.2 高、中、低心理弹性者的情绪复杂性特征”的第 3 段适当补充了对这两个方面的探讨。具体修改部分在正文中均以紫色加粗字体标明。

---

## 第二轮

编委复审意见：建议作者在引言介绍“心理弹性”概念的部分，用一、两句话提及国内学界对“resilience”一词的不同翻译，如复原力、修复力、韧性等，并列相应参考文献。供读者了解相关情况。同意发表。

答：在“1 引言”部分第一段，在第 1 句的“心理弹性”后增加了英文改为“心理弹性(resilience)”。在第 1 句后增加以下内容：“学界对“resilience”的中文译法并不一致，除了“心理弹性”(梁宝勇, 程诚, 2012; 史光远, 崔丽霞, 雷雳, 郑日昌, 2013; 席居哲等, 2008; 席居哲, 桑标, 2002), 还有译作“心理韧性”(胡月琴, 甘怡群, 2008; 刘丹, 石国兴, 郑新红, 2010)、“复原力”(安媛媛, 臧伟伟, 伍新春, 林崇德, 周估, 2011; 雷鸣, 戴艳, 肖宵, 曾灿, 张庆林, 2011)、“抗逆力”(沈之菲, 2010; 许静, 2010)和“压弹”(刘取芝, 吴远, 2005)等。”。补充了不同译法的相应参考文献，以供读者了解相关情况。

同时，我们还大声通读了全文，并对个别字词做了微调，以使文本更为通畅。具体在正文中也均以蓝色字体标示。